

消弭官员复出质疑须正“本”清“源”

□ 徐锋

1月20日官方媒体一则新闻,“不经意”告诉大家,曾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,近日出任河北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。

从情理上说,吴显国的复出方式,还算交代得过去。其一,职务从石家庄市委书记变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,职位“含金量”的差别不言而喻;其二,从2008年三鹿事件免职到此番正式亮相复出,4年多冷板凳的处罚相对于很多复出官员,已属认真和严厉。更何况,在正重视现有国情之语境下,是否能够一步到位效仿发达国家,对有过失、遭免职的官员“永不叙用”,恐怕还只能循序渐进。

当然,道理归道理,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舆论对这一类事件的围观、质疑和不满。不能简单将其归之为公众习惯性式的不信任心态云云,相反,必须重视其中社会情绪积愤和发酵的深层缘由。必须承认的一点是,近些年来,诸多同类事件,相当一部分官员的“复出”程序失之轻率甚至蛮横,才会令“官员复出”现象丧失了最基本的公信力。从黑砖窑免职官员复出、瓮安免职官员复出,到宜黄免职官员复出、阜阳劣质奶粉免职官员复出、西丰进京抓记者辞职官员复出……纵观这一系列案例,不难发现复职原因基本语焉不详,更关键的是涉事官员基本都是“悄然复出”。

当一次次看到这样的“偶然披露”,公众舆论所不爽的早已超越了“有过之臣能否复用”的千古争论层面,而聚焦于官员复出的巨大弹性和随意性,转变为自身民意遭漠视和戏弄的愤懑。官员复出需要哪些条件、哪些正当的理由,又需要哪些公开、民主的程序?这

些在上述案例中几乎缺失。显然,如果无理、无据、无程序,官员的复出就不可能让人心服口服,如此“躲猫猫”式复出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光明磊落,一些上级领导过度炽热的“爱才”之心、“伯乐”之意自然就会被网友揶揄为“复出潜规则”、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等等。

如果再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,我们还不难看出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但往往未受到同等重视的现象——免职问责的随意性和“非法治”色彩(违反上位法)。2003年“非典”开启的问责制度,成为官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然而,实践之艰难,不容小觑。回顾近年诸多问责免职事件,有的被免职者只是整个事件中微不足道的替罪小虾米;有的免职决定只是上级主要领导现场办公的一人拍板;有的免职成为帮助官员躲避刑责的挡箭牌和护身符……免职本懵懂,复出自非议。问责乃国之重器,绝不可当成儿戏,亦不能成为一些地方进行“危机公关”的道具。是为民而问责、为吏治而问责,还是为尽快平息舆论甚至敷衍民意而火线免职,不同的出发点,直接导致问责免职的正义含量、实际疗效。因此,确立官员问责的标准尤显关键,必须根据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、损失以及事后补救措施综合评价;构成渎职犯罪的,由法律制裁;不构成犯罪但严重失职的,参照国外做法“永不叙用”;“不轻不重”失职的,采用相应的问责标准。

正“本”清“源”,方能避免误入歧途。从免职到复职,从出发点程序正义,唯有尽快消除其中的模糊含混地带,唯有在问责和复职的全过程中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,问责方震慑,复出方能坦荡,老百姓对官员复出的质疑才会消弭。

基尼系数“脱敏”寄寓公平取向

□ 邓海建

1月18日,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,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,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.474,2008年基尼系数曾达到0.491,此后逐步回落。关注基尼系数,既是民生诉求,也是发展考量。一方面,基尼系数太大,说明贫富落差大,穷人权益会受到制约,分配的公平属性也难得保障;另一方面,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导致高收入群体缺乏购买意愿,而低收入群体则望物兴叹,消费拉动更为困难。基尼系数上的关切,不仅仅是“钱”的问题:物质之外,还有橄榄形社会结构及良性社会心态问题。

时隔九年之后,国家统计局再度公示权威基尼系数。尽管这个数字是并不漂亮的“0.474”,尽管与民间测算、民众观感之间尚有落差——但毕竟是对民意的因应。

对公众而言,基尼系数首次“脱敏”,定会被解读成“寄寓公平取向”的一个信号。一

者,它启示我们的相关统计数据,要跟得上民众及发展的需要,从“羞答答”的传闻中走到台前来,哪怕数字再不好看,真相比遮掩更得人心,说破了,天不会塌下来。经济要实实在在的增长,统计更需要抛开水分的数字。二者,正如论者所言,“在社会分配与系统分配双重不公叠加效应之下”,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面临着明暗交替的双重压力,公布真实的中国基尼系数,不仅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本需要,更是为制度设计把脉的重要参考数据。

基尼系数的纠结,就像我们当年对PM2.5的吁求,数字不是目的,治理才是根本。再客观的数据,总是理论或模型上的标尺,无法代替柴米油盐的人生。

越是对基尼系数看重,说明公众越是希望有更公平、更美好的生活,“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”,但愿这是宏观制度设计与微观权力作为纠偏与校准的第一步。

抱怨“节俭挺好就是吃不饱”不止是矫情

□ 钱凤伟

“讲节约本来挺好的,呵呵呵,就是有点吃不饱!”在广州市政协会议港澳组分组会议期间,明星委员曾志伟率先发表会后感言,在酒店进餐时,采用的是分菜方式,“上菜有点慢,有点凉了,也不像往日那样,一大盘菜,你一筷,我一箸,吃得那么热闹”。

政协委员的四菜一汤分别为卤水拼盘、芋头腊肉、荷兰豆莲藕炒木耳和白切鸡,荤素搭配很不错的。

据称委员们抱怨,虽然是“菜式不错”,但“分量少了点”,但我想,即使分量再少,但有四菜一汤,用来下饭,也应该是足够的,想来,米饭之类的主食,总是管饱的吧。

这让我想起中国发展基金会不久前发布的一份《中国农村贫困学生营养状况调查报告》。据报告显示,在西部贫困地区,部分小学生每天的伙食只是玉米粉,或者米饭加上自

制的咸菜,由于营养摄入不足,5个孩子中就有1个营养不良,学生生长迟缓率近12%。

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节俭挺好就是吃不饱”,就已经不止于矫情了。政协委员刘军笑言,“我吃了一碗姜汁拌饭。”“不过,也好啊,不会吃出大肚腩!”这样的话让每天吃着玉米粉和咸菜的孩子听来,不知是什么滋味?

委员们肩负参政议政、共商国是之重任,而既要为民谋福祉,更应该首先体恤民情,如果对还有那么多的孩子“每天的伙食只是玉米粉,或者米饭加上自制的咸菜”挂在心头,“节俭挺好就是吃不饱”恐怕会说不出口的。

当然,如果是因为不再“像往日那样,一大盘菜,你一筷,我一箸,吃得那么热闹。”那么,就另当别论了。现在都在说,人人都说要改革,但都只希望改别人的,改革一触动自己的切身利益,就有点不适应。“节俭挺好就是吃不饱”或也因此吧。



“灾区”帽子,压倒孩子冷暖?

□ 文/余宗明 图/朱慧卿

近日,“最冷寒冬”里广西山区学生穿凉鞋睡凉席的消息,引发各方关注。不少爱心人士捐资助物,岂料此前声称没物资来源的当地政府部门,却叫停爱心捐助,理由是不想戴上“灾区”帽子。

对贫乏者而言,寒冬时节,最难将息。凛冽寒气带给他们的,除了彻骨冰冷,还有生命被冻结的风险——他们无物御寒,若外界不“打捞沉没的声音”,等待他们的,很可能是濒死处境。

一群孩子在寒风中哆嗦,幸而被舆论关注:许多人慷慨解囊,想将孩子从生活困窘中解救。只可惜,当地政府的“闭门谢绝”姿态,冷却了善心,更制造出人为的“寒冷气象”。如果说,社会捐助是股“正能量”,那叫停捐助之举,不异于泼了一盆冷水。

也许在某些治理者看来,被贴上“灾区”标签,是形象污点,很丢人。可再怎么,当它与“孩子境遇改善”挂起钩时,价值序列不该被颠倒——孩子的权

益保障,远比政绩考量重要。实质上,“灾区”是否掉面子,尚待商榷;明明是灾区,却讳疾忌医,把“灾区”帽子当烫手山芋,那才是自毁公信。五六岁的孩子一年四季只能穿凉鞋,说是“灾民”,并不为过。

在孩子的艰涩处境面前,政府的救济职责无可旁贷。不能为孩子饱暖兜底,为此反思都来不及,就急于为社会捐助“设路障”,只会将涉事部门置于“伦理亏空”的恶名下。民众捐助的对象,是饱尝饥寒的孩子;政府无权为孩子定夺,“拒绝受助”的表态,说到底还是越俎代庖。

为了面子,不顾孩子权益的里子,足见政绩天平的失衡。与此遥相呼应的,还有地方热衷争夺“贫困县”头衔。尽管一个是避讳,一个是争逐,指向的却都是利益主宰下的政绩“苟且病”。

背弃救济责任,还给爱心输送添堵,是价值权衡的错位——要知道,孩子体面过活,才是最大的面子。

月子水,警惕新时代的“炼丹术”

□ 佟彤

坐月子的妈妈不能喝普通水,而要喝专门的“月子水”,非此不能催奶瘦身……这个时下在年轻母亲中流传的“健康时尚”,使“月子水”价格不菲。日前,央视对此做了澄清报道,权威产科专家也明确指出,“月子水”这样的概念“毫无科学依据”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很多过去简单的、普通的生活细节,都被精致化,甚至戴上了“健康”、“科学”的帽子,成了必须推崇的新概念,看似更加“科学”、“健康”的生活,其实不过是给投机者提供赚钱机会,之所以如此,源于人们对科学的无知和对健康的错误预期,以及对自己错误生活方式的姑息。

我认识一对很有钱,而且很讲究“健康养生”的夫妻,他们连日常吃的普通杂粮,比如红豆,都要到“同仁堂”这样有名的药店去买,因为他们觉得,能入药的肯定比当作杂粮卖的红豆更安全,更能养生,虽然那里的红豆比超市的价格要贵上很多。但是,他们讲究健康都讲究到了红豆的“出身”的同时,却一直在吸烟,而且也没准备为健康戒烟。这样的人很多,比如为了躲避城市的空气污染,专门在空气好的地方买了房子,但却自己每天在房子

里吸烟。还有人因为不肯戒烟,又明知吸烟的危害,就再去花钱买燕窝“清肺”,且不说“燕窝清肺”和“月子水”一样纯属无稽之谈,这样的“养生”创新,无非是想以走捷径、投机取巧的方式获得健康奇迹,说到底,其实就是一种浮躁,甚至可能衍生为新时代的“炼丹术”。

中国古代“炼丹术”有两个主要目的,一是修炼出使人长生不老的丹药,二是想把贱金属转化为金银等贵金属。因为当时的人们觉得,黄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坏的,那么,从金和玉中提出精华,给人吃了之后一定也可以长寿,于是就有“服金者寿如金,服玉者寿如玉”的理论。第二个梦想则是想将低贱的金属如铜、铁等制造出贵重的金、银,使财富升值……这两个梦想说到底就是脱离了现实的贪欲,也只能成为“名留青史”的滑稽。仔细想来,类似“月子水”之类毫无科学依据,已经走偏了的生命奢望,不就是现代“炼丹术”的雏形么?

经常有人问:“改不了熬夜的习惯,也不能少吃油腻,还懒得锻炼,有什么办法或者药物,仍旧可以保证健康?”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医生,都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:没有。如果有,那就是成了糟践生命的帮凶,也违背了“出来混,总是要还的”的普遍规律。